

| 文 | 化 | 巴 | 东 |

生命之舞

土家族撒叶儿嗬

黎新世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文 | 化 | 巴 | 东 |

生命之舞

土家族撒叶儿嗬

黎新世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之舞:土家族撒叶儿嗬/黎新世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307-20821-6

I.生… II.黎… III.土家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5007号

责任编辑:杨欢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3.75 字数:101千字 插页:1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821-6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委会

主 任 谭 勇

副主任 廖祥文

主 编 黎新世

编 委 谭 勇 廖祥文 马尚松 黎新世

罗亚军 高 立 贾继庄 颜学慧

胡 鹏 涂卫宁 鲍立纲 和园园

顾 问 黄在秀 郑国晋 高源章 郑远宏

前言

有一曲生命之歌，有一支生命之舞，在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民间歌舞中别具一格，神秘奇特，长盛不衰，展示着独特的民族色彩和地方气息，更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就是土家族的“撒叶儿嗬”。

从远古开始，很多土家族先民活动在湘、鄂、川、黔边的峡江流域、清江流域、酉水流域、溇水流域，其居住区域多属武陵山地。这里山高林密，时常有野兽出没，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几乎处于全封闭状态，被称之为“荒服”之地。清代文学家顾彩在其《容美纪游》中曾经将这片地域称之为“世外桃源”：“武陵地广袤数千里，山环水复，中多迷津……夫其地广人稀，山险迷闷，入其中者，不辨东西南北，宜为餐霞采芝者所居，避秦人择而处焉，岂复知有世间甲子哉！”

处在如此险恶生存环境中的土家族先民们在民族心理上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生命意识特别强烈，唯其如此才有族类的世代延续。当然，这也是山地民族所共有的特点。对于处在艰难生存环境中的土家族先民来说，首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生存繁衍，这是他们从事一切活动，以及所有原始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本出发点。

为了生存、繁衍，人们迫切地去认识自身，认识周围的世界，并试图找到合理的答案来解释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为了生存、繁衍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中，萌生了原始先民的哲学观念、原始宗教、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并在原始文艺及古老的民俗文化中积淀下来。土家族的“撒叶儿嗬”作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自然积淀

了厚重的民族文化。



巴东野三关村民表演“撒叶儿嗬”（笔者摄）

湖北省巴东县位于东经 $110^{\circ}04'$ — $110^{\circ}32'$ 、北纬 $30^{\circ}28'$ — $31^{\circ}28'$ ，处于湖北省西南部、长江中上游两岸，居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东北部，隶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连宜昌兴山、秭归、长阳，南接五峰、鹤峰，西交建始、重庆、巫山，北靠神农架林区。巴东县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分布，其中，土家族占总人口的 43%。

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人受湖北省巴东县文化馆委托，编纂一部有关巴东文化的书稿：《生命之舞——土家族撒叶儿嗬》。接到任务后，我为巴东县文化馆对自己的信任而激动，但是同时也感到有不少的压力，因为我水平有限，再者，时间紧。所幸，在成书过程中，巴东县文化馆、巴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指导，经过多方走访调查和多次修改，历时一年，此书终于完成。

本书虽已完成，但是，由于笔者不够深入生活，调查也有不少

疏忽遗漏之处，加之本人才疏学浅，本书难免有很多不足，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斧正。不过，作为文化巴东丛书之一，本书对巴东的传统民族文化作了一次梳理、小结，对巴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等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目 录

第一章 独特的原始生命意识.....	1
第一节 深层的图腾崇拜.....	2
第二节 独特的人生观.....	3
第三节 古朴的群体意识.....	5
第四节 传统的伦理教育.....	6
第五节 繁衍生息的强烈欲望.....	7
第六节 重要的文化生活.....	9
第二章 溯源撒叶儿嗬	11
第一节 撒叶儿嗬的传说	12
一、目连丧母说	12
二、老母死后不能冷放说与老三之死说	13
三、闹夜说	14
四、薛丁山、樊梨花的故事说与汉文帝 丧母之说	15
五、庄子说	16
第二节 撒叶儿嗬的分布区域	19
一、集中分布区	20
二、分散分布区	21
第三节 历史溯源	22
一、源于巫术	22
二、最早对撒叶儿嗬的记载	23

三、从迁徙探由来	23
四、从动作探由来	25
五、从唱词探由来	26
六、撒叶儿疍名称的界定	28
第三章 撒叶儿疍的内容与含义	30
第一节 撒叶儿疍的内容	30
一、反映祭祀内容	31
二、体现民俗内容	32
三、反映古代军事战争故事内容	32
四、表现神话传说内容	33
第二节 撒叶儿疍的含义	33
一、丧事当作喜事办	33
二、万物有灵的宇宙观	34
三、祖先崇拜的伦理观	34
第四章 撒叶儿疍的表现形式	36
第一节 撒叶儿疍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37
第二节 撒叶儿疍最主要的两种演唱形式	42
第五章 撒叶儿疍的特点	44
第一节 歌唱的和谐美	44
第二节 具有民族风的舞蹈	49
一、抽象性	49
二、形象性	50
三、模拟性	50
第三节 音乐的独特性	51
一、旋律	51
二、唱腔	53

三、节奏	53
第四节 撒叶儿嗬的其他特征	55
一、撒叶儿嗬的原始性	55
二、撒叶儿嗬的娱乐趣味性	56
三、撒叶儿嗬的地域性	57
第六章 撒叶儿嗬的功能	58
第一节 撒叶儿嗬的传统功能	58
一、撒叶儿嗬的传统功能及其变迁	58
二、撒叶儿嗬组织形式的变迁	62
第二节 撒叶儿嗬的社会功能	66
一、对人生价值的肯定	67
二、凝聚民族团结的纽带	67
三、民族文化遗产的载体	68
四、具有多种教育功能	69
第三节 撒叶儿嗬的整合功能	70
一、个体整合	70
二、族群整合	74
三、民族文化整合	77
第七章 撒叶儿嗬的传承与保护	80
第一节 撒叶儿嗬的传承	82
一、撒叶儿嗬的传承现状	86
二、撒叶儿嗬的发展趋势	89
三、传统文化的重构	91
第二节 对撒叶儿嗬的保护	91
一、整体性保护	93
二、不断创新	94
三、政府主导	94

四、传承人是主体	95
五、适度开发	96
六、健全法律法规	96
参考文献.....	104
后记.....	108

第一章 独特的原始生命意识

土家人的“撒叶儿嗬”传递着土家族原始先民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也是其深层的文化意蕴核心。

从“撒叶儿嗬”传承的地域来看，主要是在清江流域的土家族聚居地。目前学术界对土家族族源虽仍有不同看法，但那是就整个土家族来说，而清江流域土家族的渊源则是相当清晰的。不少典籍记载表明，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来源于巴人的一支，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赤穴巴务相廪君的嫡系后裔。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里的“巴氏”，实际上是指巴务相后裔。对“撒叶儿嗬”追根溯源，就可发现它的前身“踏蹄”与祭祀白虎神廪君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夔府图经》载：“巴人尚武，击鼓踏歌以兴哀……父母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狂，其众必跳，此乃槃瓠白虎之勇也。”《归州志》载：“巴人好踏蹄，伐鼓以祭祀，叫啸以兴哀。”《湖北通志·舆地志》载：“巴人好歌，名踏蹄白虎事。”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自古以来一直是崇奉白虎神廪君，即“向王天子”（清江流域一带多有向王庙）。对于白虎神廪君的崇拜，实际上体现了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性质。不过，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对于白虎神廪君的崇拜只是巴人的一支，即廪君嫡系后裔的行为，而不是所有土家族先民的行为。即使是祭祀廪君的“巴氏”也不是指所有“巴人”。正因如此，祭祀“向王天子”主要是清江流域的土家族人的行为，而与此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

“撒叶儿嗬”也就只在清江流域土家族中流传。它可以说是清江流域土家族文化圈内的典型文化现象。

第一节 深层的图腾崇拜

“撒叶儿嗬”明显地积淀着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文化，指向着白虎神廪君。这在“撒叶儿嗬”的唱词中不难发现：“三画白虎当堂坐，白虎坐堂是家神”，“不查财来不查喜，白虎当堂我先生”，表演动作中的“虎抱头”“猛虎下山”等则把虎的捕食气势及形体动作特点表现得形象逼真，并伴以雄劲的啸声。另外，“撒叶儿嗬”表演总的动作特征是弯腰弓背，沉身颤动，穿肘翻掌，可以说是对虎的动作特点的着意模仿。

“撒叶儿嗬”的这些动作中蕴含的图腾巫术因素使“撒叶儿嗬”在传承过程中保持了相对的凝滞性，并没有因现代审美因素的冲击而完全失去其原生古朴本色。既然祖先廪君死后化为白虎，那么后代子孙去世时表演“撒叶儿嗬”来张扬“虎性”就无疑有着特殊的图腾意义。再者，“撒叶儿嗬”歌词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先民在上，乐土在下，向王开疆辟土，我民守土耕稼。”明显地反映了祖先崇拜的遗存。

几乎所有民族的原始先民都由生存繁衍的生命意识出发，产生了“生存崇拜”的观念，不论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还是祖先崇拜，其根本性质都在于此。人们之所以将某种动物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氏族与这种动物有着血缘联系，直接关系到氏族的生存繁衍和兴衰，图腾崇拜仍然是自身的生命意识通过客体对象的折射。人们以某种动物为图腾，实际上还体现了对其生存能力的充分认定，如土家族的图腾物白虎。在土家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中，虎是兽中之王，勇猛无比，是生命中的强者，而白虎又是虎中之王。

从原始巫术观念来看，以这些生存能力极强的动物作为氏族崇拜对象，就能把它们那顽强的生存能力带给本氏族成员，从而对氏

族的生存繁衍产生重要作用。土家族先民认为廪君死后化为白虎，便是寄托了获得非凡生存能力的欲望。另外，廪君又勇武过人，开发清江有功，为氏族的生存繁衍建立了丰功伟绩，人们因此也崇敬他。而且，人们祭祀祖先不仅是因为祖先对氏族的生存繁衍建立了功勋，还因为他们相信祖先会庇护后代，希望在祖先的保佑下更好地生存繁衍，所以生存环境艰难的土家人特别敬重祖先。

“撒叶儿嗬”具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深层文化内涵，具有永久性的缅怀意义和祈福意义，对于氏族和民族的生存繁衍发挥着很大的心理支撑作用，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久传不衰，神韵依然如旧。^①

第二节 独特的人生观

有两大民俗活动在土家族的风俗习惯中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以悲托喜的“哭嫁”，另一个是以喜寄哀的“跳丧”。二者形成了反差强烈的鲜明对照。前者抒发了对人生苦难、难舍难分的尽情倾诉，后者则表现了超脱人生苦难的特意张扬，但二者却是从人生过程最重要的两个环节上共同反映了土家人独特的人生观念及辩证的思维方式，而又以后者特别奇异。

在土家族地区，素有“红白喜事”之说。在土家人看来，老人去世并不一定是大悲之事。这种独特的生死观仍是萌生于土家族先民的生命意识。从最初的生命意识中人们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凡生命体皆有灵魂，而且认为灵魂不灭，可以脱离躯壳存在。通过“以己度物”的认识方法，又进一步认为万物有灵，生命也有各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既然灵魂不灭，那么生命就是永恒的。生与死只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式，而且生死交替是自然而然的转换，正如植物的枯荣一样，循环交替，永无穷期。灵魂便是生命不灭的“种

^① 曹毅：《“撒尔嗬”：土家人原始生命意识的独特传递》，载《民族论坛》1995年第2期。此处的“撒尔嗬”即“撒叶儿嗬”。

子”。死亡是旧生命的结束，同时又是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死也就是生，老死是人生的“顺头路”，是衰老的躯体重新脱胎换骨获得生命活力的一个转折点。这便是土家人独特豁达的生死观。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生在世有着没有尽头的苦难，进入老年的人在生理上更是痛苦良多，不堪忍受。老人去世则是超脱这一切人生苦难的根本途径，也是获得幸福、充满活力的“新生”的必由之路。

土家人对死亡所持的态度比较特别，哀而不伤，尽情歌舞，热闹非凡。在这里，“撒叶儿嗬”实际上成了生命重新开始的欢送祈福仪式（见图 1-1），与兄弟民族以超度亡魂为目的、由道士带领孝子进行的“绕棺”活动有着质的不同。因为土家人认为死亡就是生命另一存在形式的转换，根本就不需要“超生”。正因土家人对待人生有着这样独特的认识，对老人有着超脱苦难的关心体贴，对民族的根本利益自觉维护，丧事习俗“撒叶儿嗬”才强烈而独特地体现出一种热爱生命、渴望幸福平安、积极进取的执着乐观精神，充分反映了土家人极度张扬的个性。^①



图 1-1 “撒叶儿嗬”中的“幺女儿合”（巴东县非遗保护中心提供）

^① 曹毅：《“撒尔嗬”：土家人原始生命意识的独特传递》，载《民族论坛》1995年第2期。

第三节 古朴的群体意识

在远古时期，历史环境特殊，落后的生产力和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劣，决定了原始社会的人们不可能单独生活，而只能靠集体的力量以群体组织形式生活，才能克服困难生存下去，氏族的兴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氏族成员的团结互助。土家族先民强烈的生命意识又衍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土家族先民的居住地山大人稀、野兽出没的境况更强化了这种群体意识。氏族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氏族成员的行动都必须有利于氏族的生存繁衍，他们要共同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共同的生存利害关系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氏族紧密团结在一起。在氏族和民族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不可否认这种原始群体意识产生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老人的去世是生活中的大事，“赴丧”更是这种原始群体意识的突出表现。所谓“人死众人哀，不请自来”，不仅亲戚朋友要来，而且同村寨的无亲无故之人，甚至是与死者生前不和的人也自觉到场，以前纵有隔阂到此时也是烟消云散，人死之后再不记前仇。“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亡人”，“一打丧鼓二帮忙”，赴丧并不以钱财为重，更重要的是传递一份浓浓的情感，表达一份分担变故的关心体贴，传达一种同舟共济的信念。自觉前来的人们都热心帮助死者家属料理后事，尽力而为，无亲疏之分，无远近之别，群体意识体现得十分鲜明（见图 1-2）。原始群体意识的形成，萌发于氏族生存繁衍的需要。这种群体意识的传递，又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纽带，有效地加强了氏族成员之间的联系，沟通了心理和情感，为氏族的兴盛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民族的形成与稳定、民族的精神和伦理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在这“一家有丧，八方帮忙”的动人情景中，氏族、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强化巩固。同时，氏族、民族成员的团结一心，也大大增